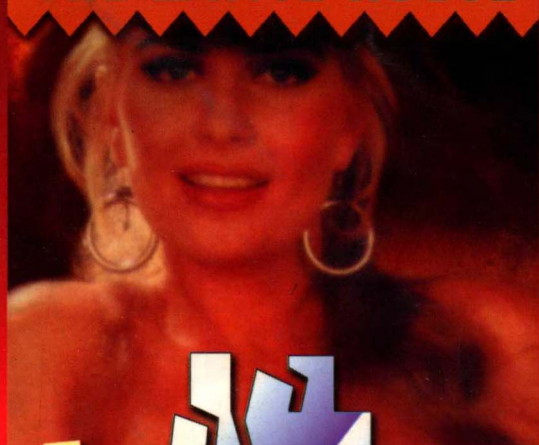




SEX REPORT
THE WHITE HOUSE



白宫性报告

12位美国总统风流艳史大揭露



著者·美索尔兹伯里
译者·萧前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SEX REPORT THE WHITE HOUSE

白宫性报告

12位美国总统风流艳史大揭露

雪茄插下体，边听电话边口交，即使如此，克林顿的荒淫度在美国数十位总统中也排不上前五名，不信请读此报告。

——《华盛顿邮报》

《白宫性报告》读起来似乎比《斯塔尔报告》要生动有趣得多，毕竟，一个久负盛名的记者要比一个刻板的检察官更善于描写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

——《时代周刊》

白宫成为淫乱春宫，应该引起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人好好反思，受制约的权力真的置于有效的监督下了吗？而在共产国家，生活腐化是官员们最担心的罪状。

——《国际先驱论坛报》

用“总统也是人”这句话也许可以掩饰白宫秽乱的根源，当了总统的男人在满足了领袖的权力欲后，对于占有女人的欲望可能膨胀得惊人。

——美国心理学家协会主席安格奇

ISBN 7-207-03337-0



9 787207 033376 >

ISBN 7-207-03337-0/K·395

定 价：16.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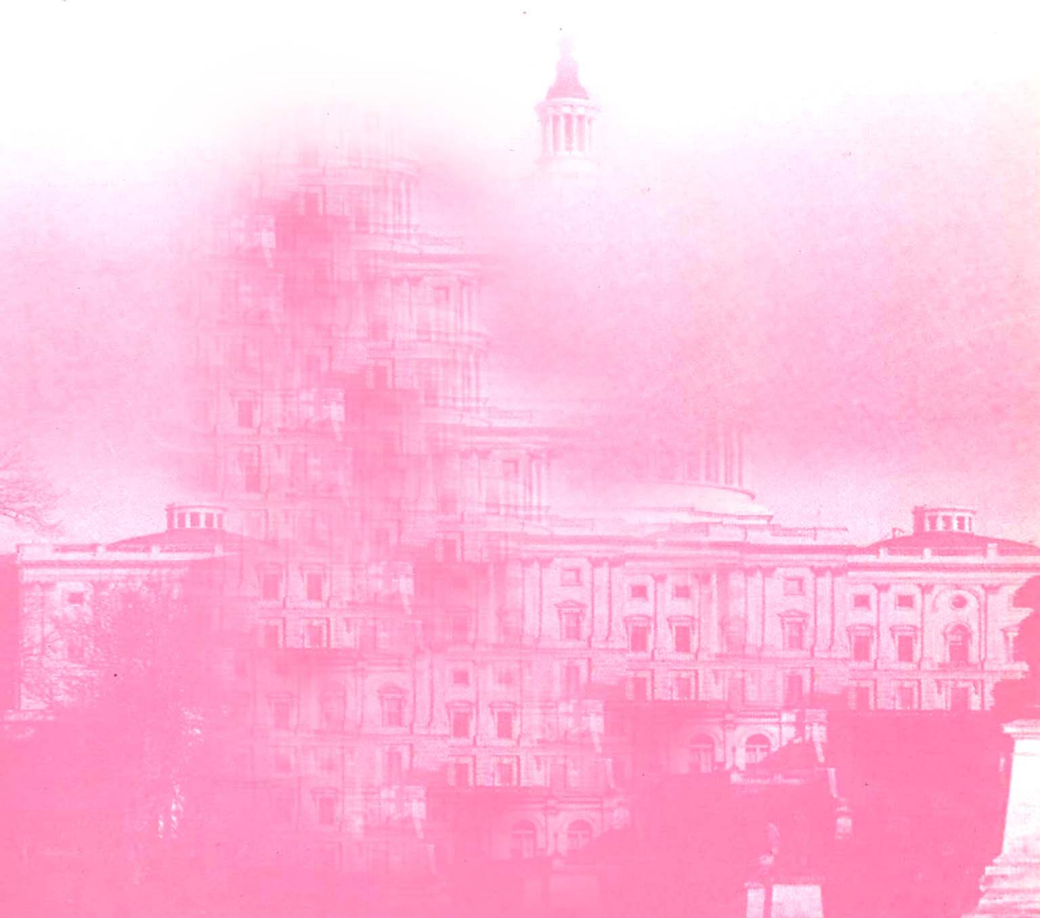
SEX REPORT THE WHI

白宫性报告

12位总统风流艳史大揭露

著者/[美] 索尔兹伯里

译者/ 萧 前



白 宫 性 报 告

目 录

报告一 华盛顿：一匹多情的种马/1

在华盛顿的日记本中记载了全国各地美女的数目及名单，这个渔色成性的人善于用正襟危坐的方式调情。朋友之妻萨莉是个美丽多情的女子，华盛顿与她保持了近五十年的暧昧关系……他终生未育，不知是被妓女淘空了身子，还是……他还给自己挣了个响当当的绰号——“播马多科的种马”，播马多科一带的种马以精力旺盛而闻名

报告二 杰斐逊：7个私生子 一堆风流帐/17

杰斐逊与朋友妻子私通之时，朋友正在外面作生意，三十年后，这位朋友给总统下了一封决斗书……经常在杰斐逊宅邸出现的那位艳丽的女子，是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的妻子多莉，历史学家说他们发生了性关系……他作《独立宣言》，宣扬“人类生而平等”，自己的庄园

上却养了 150 个黑奴，与美貌女黑奴寻欢作乐，与她生有 7 个私生子女……

报告三 约翰逊：深更半夜爬上女记者的床/23

约翰逊不经邀请，深更半夜爬上女记者的床，对被惊醒后惊恐不已的女记者讲：“过来，亲爱的，我是你的总统。”他对付女人的手法是快！快！快！他与华盛顿交际花埃丽斯·格拉斯纠缠不清的婚外情保持了 30 年之久……

报告四 加菲尔德：放纵一生为妻而亡/32

加菲尔德的夫人一声河东狮吼：“你除了你的妻子与孩子，还怀有不合法的感情，”那是在她发现总统到处金屋藏娇之后……加菲尔德最后却是为合法妻子而死，总统宝座只坐了 199 天……

报告五 克利夫兰：钟情寡妇是非多/35

克利夫兰爱寡妇，与一位名叫玛丽亚·哈尔平的寡妇生了个私生子，“爸爸，爸爸，你在哪里？”——他到白宫去了。当四十九岁的总统欲娶二十一岁的弗兰西丝为妻，全国人民还以为他是对弗兰西丝的寡妇女亲感兴趣呢！

报告六 威尔逊：离不开女人的男人/42

威尔逊总统的前妻尸骨未寒，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新

闻：“总统花了许多个夜晚才取悦高尔特夫人”，随后是大张旗鼓的总统第二次婚礼，时间之迅猛，莫非是总统伙同情人毒死了前妻爱伦？

报告七 哈定：我喜欢朋友的妻子/48

美男子哈定总统在办公室思考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许打扰，总统夫人满腹疑云，她在门口贴耳细听，里面传来的是男女喘息之声，令人肉麻的淫词荡语……

报告八 罗斯福：死在情人的怀中/57

一个女人为了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终生未嫁，她每晚穿着睡衣坐在总统的腿上……总统与第一夫人埃丽诺在白宫相遇，就象陌生人打个招呼。埃丽诺有自己的同性恋女友，而总统有几个情妇。幽会出高招，不惜实行战时封锁……他死在一个叫露西的漂亮女人怀中，那是埃丽诺最嫉妒的一个……

报告九 艾森豪威尔：在妻子与情妇之间疲于奔命/82

一个是战争英雄，一个是战地之花，艾森豪威尔与他的女秘书兼司机在欧洲战场上演了一幕好戏，与此同时，他每周给在美国等待他的妻子写两封信，三年一共写了 319 封……

报告十 肯尼迪：看见穿裙子的动物就上/100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说：约翰·肯尼迪执政期间是

美国历届最混乱的政府，当然这是指男男女女方面……裸体女郎在白宫随便出没，第一夫人杰奎琳从前门进，她们从后门落荒而逃，约翰·肯尼迪则在原地假装运动。他的情人不计其数，电影明星、选美小姐、空姐、秘书、护士、淫荡女童……只要是穿裙子的动物就上

报告十一 里根：超级性感男伴/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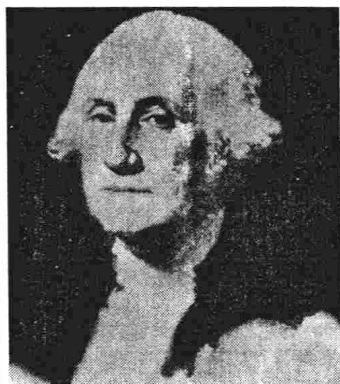
一时间，所有姿色迷人的姑娘都把里根当作一度良宵的超级性感男伴。《银屏杂志》说：“不要以为我们指责里根是‘色狼’，还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吧！”里根的床是各路电影明星的公用之床，他经常早上醒来记不起睡在他旁边的女人的名字……

报告十二 克林顿：与数百个女人的缠绵往事/176

比尔·克林顿对他的情妇前白宫女助理莫妮卡·莱温斯基不无骄傲地说，他与数百个女人有过缠绵往事……为了打性丑闻官司，总统夫妇几乎倾家荡产，第一夫人希拉里继续努力赚钱，准备将他从一个又一个女人的裤裆下解救出来……

华盛顿：一匹多情的种马

美国的“独立战争之父”，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因为领导美国人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创了一个日后兴盛繁华的国家而名垂青史。二百年过去了，赫赫的战功掩盖了开国元勋的私生活，种种场景，甚至他生前响亮的“播多马科的种马”的外号都差点被人们遗忘。播多马科出产的种马以精力旺盛，繁殖能力强，吃苦耐劳而得此大名，年轻时代的华盛顿，能由女人堆中混出这么个响亮的名头，确实印证了英雄好色这个古已有之的规律。



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生卒年月：1732. 2. 22 ~ 1799. 12. 14

总统任期：1789. 4. 30 ~ 1793. 3. 4

1793. 3. 4 ~ 1797. 3. 4

所属政党：联邦主义者

萨莉令华盛顿心神摇荡，同时激发他创建功业的斗志。

十七世纪由英国乡间移居北美殖民地的华盛顿家族的成员

们以脾气暴躁，精力旺盛，生活放荡而闻名，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美国移民约翰·华盛顿是个贫困潦倒的冒险家，他于1675年到达弗吉尼亚。约翰要是生活在现代美国西部的话，说不准还能出出风头——虽然当不了主角。他曾经卷入了一桩杀害五名印第安人使者的活动，又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商人。在他的妻子、乔治的嫡亲曾祖母死后，他又相继娶了两姐妹为妻。这是他当地方治安法官时审问过的两名被告，一个是因为开妓院，另一个则因为当地方长官的姘头而被起诉受审，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这两个能力非凡，容貌秀丽的女人相继做了他的妻子。



▲乔治·华盛顿总统夫人

玛撒·华盛顿

关于乔治的父亲奥古斯丁·华盛顿的传说颇多，此人是个聪颖、不安分且又反复无常的人，做生意老是事后赖帐，因而常常和法庭打交道。奥古斯丁结了两次婚，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了两个儿子，第二次留下了五个，其中乔治年龄最长。

华盛顿家原打算让乔治象父亲和两个同父异母哥哥一样到英国上学。乔治后来却不赞成送学生到外国上学，认为会削弱美国人向往自由的热情。不过，他本人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他十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去国外求学的希望也就随之化为泡影。

华盛顿只受到小学程度的教育，他掌握的最高深的学问是初等几何学和四则运算的算术。他曾想象哥哥劳伦斯那样当上军官，当他背起行李准备到英国参加海军时，溺爱他的母亲象发疯的狮子一样夺下了他的背包。这个简单的场景令现在所有

美国人都觉得胆颤心惊：可怜的母亲差一点就没能留下日后领导独立军打江山的总司令。

华盛顿在乡野中长大，象所有小乡绅的后代那样，粗野，健壮，没有人会觉得他将大有出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弗吉尼亚最有权势的人：弗尔法克斯勋爵，小伙子与勋爵有共同的爱好：一身过硬的猎狐本领。因此，小伙子成为勋爵和他堂弟威廉·费尔法克斯家中欢迎的客人。

在勋爵的支持下，华盛顿十七岁时就开始充当蓝岭地区的土地勘察员。十八岁时，他买下了他的第一批地产：谢南多厄河的支流牛皮溪畔的 1459 英亩土地。

进入青春期的华盛顿，也是一个情窦初开，双眼离不开漂亮姑娘的小伙儿。

华盛顿在费尔法克斯勋爵的猎舍小住期间，曾经在一封致“亲爱的朋友罗宾”的信中写道：“在我居住的同一所房子中，住着一位我十分中意的年轻女郎，倘若我的心得以从缠绵的情思中解脱出来，我该会多么愉快地度过我的时光！但是，这对我却如火上浇油，使我更加心神不宁，因为我无法避免和她频频相逢，而且，这也常使我忆起我对你们的苏格兰低地美人昔日的恋情。倘若我能远离青年女子而索居，或许我能将这纯真而恼人的情思埋葬，任其永远湮灭或被遗忘，这样才会多少减轻一些我的痛苦和忧伤。”

这位苏格兰低地美人，可能是与华盛顿年轻时代风流过许多姑娘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华盛顿迷恋的是爱情。他甚至还写过一些情诗——它们都是一些蹩脚之作。不过，华盛顿的桃花运并不是很好。红头发，蓝灰色的眼睛，大脸盘，肩膀窄得与身高不相称，手脚却又大得出奇。他浑身散发出的这种粗犷的男性力量，足以吓倒任何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华盛顿喜欢恭

维女人，但恭维的方式令人感到滑稽，他爱摆出一付正襟危坐的样子调情，然而他那慢慢吞吞的说话方式似乎只宜于阐述某种深刻的思想却无法表达谈情说爱的欢愉。正是由于他外表过于凝重，许多美丽的姑娘都被其它小伙子从他身边夺走了。

正当华盛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时候，一场缓慢的然而极度痛苦的悲剧象乌云一样笼罩了他的心，他敬爱的哥哥劳伦斯染上恶性肺结核。不久劳伦斯去世，在勋爵的帮助下，二十岁的华盛顿奇迹般地成为一名民兵团的少校，接替了哥哥的位置，那时，他的职责是教给民兵这位民兵团的总司令自己都不堪了解的作战技术。

华盛顿那时正陷入一场痛苦的恋情中，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萨莉，萨莉是个有夫之妇，她是他的近邻和密友威廉·费尔法克斯的妻子。

华盛顿第一次看见萨莉时，她才十八岁，他自己才十六岁。她是嫁到贝尔活的新娘，当这个出身高贵的美女下嫁威廉时，十六岁的小伙子又惊又羡，夜夜难眠，觉得自己的魂魄都被她勾走了。

华盛顿与威廉的关系不错，常有机会与萨莉见面，一起散步、猎狐、骑马，有时候就是华盛顿与朋友的妻子单独在一起。少妇的身体的香气令身边英武的年轻人心神摇荡，他觉得她就是他的理想，如果能吻吻她的手，华盛顿就会兴奋一天。很难给他们的关系的性质下个确切的定义。华盛顿曾打算写给萨莉他所能想出的“一千句温柔的话儿”。一个与他们二人关系不错的女子曾劝他去追求“某位不曾相识的女子，这样的女子也许能补偿你受过的所有磨难”，她劝华盛顿淡忘“过去所有的欢乐时光”。不过，无论什么飞短流长都没有影响华盛顿与萨莉的丈夫的友谊，这位追求者始终是受欢迎的人。

萨莉·卡里与她婆家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人不同，她出身于弗吉尼亚最富裕的、最有教养的人家。她留下的唯一的画像是一幅早期的拙劣的作品。不过仍看得出她额角很高，黛眉如弓，黑眼睛既大又深，鼻子的线条端庄典雅，脖子修长，削肩。从华盛顿的描写中看，她“快活、幽默……还有什么呢？”她的这位不可抗拒的仰慕者似乎将她追求到某种忘乎所以地卖弄风情的地步。在保留下来的华盛顿给她的信件中，他总象一个深知旧梦不可重温的恋人似的苦诉衷情。她不许他给她写信，但是如果他就此退缩了，她便开始进攻，写一封言辞动人的信来，让他永远心神不定。但名门的出身永远让她不敢投入华盛顿的怀抱，也许她与华盛顿之间永远是无法结果的柏拉图之恋。

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令刚刚成年的小伙子心都碎了，他甚至想就在那一天，在一片树林里，当他与心上人单独散步时，把她放倒在地，得到她并享有她。但这永远是他的狂想，他希望能由心灵上征服这个美人。他要去创建伟大的功业，做人人景仰的英雄，让她主动投入他的怀抱。

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感谢这个名叫萨莉·卡里的女子，如果她断然拒绝了傻小子华盛顿的追求，或是轻而易举地与他爬上了床，而不是象这样有节制地调情、卖弄风情，恐怕就不会激发青年华盛顿创建功业的斗志。

失望的小伙子野心勃勃地离开了家门，参加了当时英军对印第安人与法军的战争，经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战斗，这个弗吉尼亚的小伙子运气奇好，名气大振，二十二岁时，成了弗吉尼亚最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弗吉尼亚的军事天才”。

华盛顿不能生育一直是个难解的谜，有人认为他

是年青从军时被军妓淘空了身子。

战争结束后，凯旋归来的华盛顿又见到了心爱的萨莉，但这绝望的爱情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也到为终身大事操心的年龄了。

1758年，他与寡妇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订了婚。马莎年龄比他稍长，有两个孩子，从前夫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未来的华盛顿夫人身高约五英尺，刚够到她的求婚者的胸脯。她体形丰满，手脚纤小。她那对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眉毛、坚挺的钩鼻本该具有一种豪放的美，但实际上却使她含有一种不甚协调的娇媚羞怯的气质。尽管她的第一次婚姻十分显赫，但她自己却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里。她具有一种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作风，才不出众，貌不惊人，随和而柔顺。在她丈夫戎马倥偬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一个男女能对她飞短流长。她对一切都友好相待。华盛顿发现她正是他儿时被他暴躁的母亲鞭打时所梦想的伴侣：“一个温和的妻子，一位稳重的人儿。”

1758年，这位青年军人向她求婚。他的战友是这样描写他的：“他象印第安人那样挺拔，脱鞋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175磅……肌肉发达的身躯充满了巨大的力量，大骨架、大关节、大手、大脚。他肩膀狭窄，胸部平板，腰肢匀称而臀部宽大，四肢修长。他的头不大但轮廓很好，脖颈极美。鼻子大而挺，但并不显得太高。浓重的眉毛下，有一双分得很开的，仿佛能看透一切的蓝灰色的眼睛。面孔长而不宽，颧骨高而圆，下巴十分刚劲。白皙光洁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的容貌动人、亲切却又不失威严。深棕色（实际上是红色）的头发结成一个辫子。大大的嘴一般总是紧闭着，但偶而露出几个不整

齐的牙齿(前一年夏天他在温切斯特拔了一颗)。心平气和时，他的面孔显得端庄而安详，但是激动起来时却又十分生动，富于表情。谈话时他总是直盯着你的脸，全神贯注，谦和有礼，令人着迷。他的行为永远那么镇定自若，高雅端庄，举止彬彬有礼，步伐稳健，而且还是个杰出的骑手。”

马莎接受乔治的求婚后，萨莉·费尔法克斯不由得揶揄她这位长期以来的崇拜者，说他“急不可耐地盼望有钱的卡斯蒂斯太太带来的动人前景”，挑逗得这位年青人充满激情地供认他所爱的人中只有她萨莉一个，“你使我，亲爱的夫人，也可以说是我自己使我不得不如实招认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也不要宣扬出去。在我想隐瞒我的这种感情时，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知道我在这种情况下向你表白的我的真心所爱。”他想使萨莉也写一篇同样的供白。他声称如果萨莉愿意放弃她的婚姻，他会马上放弃这个拥有 200 多黑奴的弗吉亚最富有的寡妇，跪倒在他的膝下。但萨莉毫不迟疑地拒绝了。

华盛顿对萨莉的爱情给他带来的不仅是挫折，还有内疚，这是毋庸置疑的。1759 年 1 月 6 日，他与马莎结婚，使得有幸摆脱这种缠绵悱恻的伤感。这位丈夫不久后就断定他的婚姻是他一生中“最有益于幸福”的事件。

多年后，华盛顿劝说他过继的孙女不要“在你同意结婚前去寻求所谓十全十美的幸福，也不要根据那些过去的诗人和恋人们所写的男欢女爱的优美故事来幻想什么人间天堂。不要欺骗自己，以为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便是痛饮爱情的美酒，在爱情的海洋中尽情地畅游。爱情是种强烈而美好的感情，但是，它也象其他一切美味一样，过头了也会使人腻烦。第一次热情的冲动平息下来(这是必然的)后，你才幡然悔悟，但这时进行

较为理智的思索往往为时太晚，可见爱情是种太美味的食物，人不能仅靠它而生存，而只可把它当成婚姻幸福的一个因素。这种幸福是几种因素的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你爱的对象应具有良好的品德，良好的气质，能让你过上你习惯的生活。这些条件具备与否必然(在婚后)会引起你尊重和关切，亦或使你感到厌恶，爱情迟早会为自己找到答案……。相信我的话吧，经验会告诉你，我们所爱的一切都不可能象我们想像的那么好，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被一时感情冲动所陶醉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与马莎的婚姻给这位鲁莽而又急性的年轻丈夫上了很好的一课，对他以后的生涯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他懂得了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首要的是判断而不是热情。她是一个好老师，而他则是一个接受能力很强的学生，因为就某个特殊方面而言，这场婚姻是个无可挽回的失败：结婚多年，马莎没有生育过子女。

马莎很年轻，第一次短暂的婚姻中，她接连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夭折于襁褓中)，可见毛病不是在她，而是在她丈夫身上。然而，这位体格魁伟的彪形大汉身体其他各部分都长得那么完美，他简直无法承认自己竟然不能生育。直至已近年迈之时他还相信，如果马莎死了。他重娶个“姑娘”，他就能当父亲。同时，这种缺陷也太令人痛苦。在人们眼中(他自己又担心到何种程度?)，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男子汉生理上的一大缺陷：因为照弗吉尼亚传统，华盛顿积攒这么大的家业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繁荣兴旺、威镇一方的大家族。不过，我们看不到什么因为没有孩子而使华盛顿夫妇关系紧张的迹象。

华盛顿不能生育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有人认为他是在年轻时从军时嫖妓掏空了身体，在那一段紧张的军旅岁月，华盛顿

和他的伙伴们一样，有许多风流韵事。但绝大多数的人不愿相信华盛顿会无法生育后代，有人传言，他手下一个名叫波西的人的儿子劳伦斯的面貌与华盛顿一模一样，而波西是常领着美丽的妻子在华盛顿的庄园过夜的，也许这些夜里，会发生许多只有他们自己才明了的事情。

1773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华盛顿因为他军事上的名声，被推选为这场艰苦战争的领导者。

丈夫从军伊始，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马莎·华盛顿便离开弗吉尼亚与“将军”一起生活上几个月。每年她都对这种旅行感到发怵，甚至还有点希望别叫她去。但她还是召之即来，而且，无论随着战地的转移住到何处，她都用她的魅力和社交本领孜孜不倦地操劳，以减却心头的阴云。“可怜的将军是如此痛苦，”她总说，“使我也难过极了。他需要我。”

对华盛顿来说，妻子的来临有着神奇的效力。芒特弗农似乎成了一个可实现的梦幻。华盛顿夫人带来的不仅是表面上的陪伴，更有家庭的温馨和故园空气的芬芳。看着燃烧的炉火，拖长的身影和在炉边静静地精心做她心爱的针线活的妻子，他几乎忘记了战争，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马莎的来临带来的欢乐之一是她能吸引一群女士来到司令部。她们温柔的面孔，文雅的语言，迷人的装饰都能使将军心情舒畅。他喜欢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头年冬天，一位弗吉尼亚上校的妻子给她知心的女朋友写信说：“现在我给你讲讲我们那位高贵的、和善的统帅的事情。我说他‘我们的’是因为他驾驭了男女两性，一种靠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另一种靠的是他的才华，彬彬有礼的风度和殷勤周到的款待。”上午他通常都忙于公事，“但从晚饭后到夜间，他便有空参加各种交际。他的可敬的夫人陪伴在她称之为‘老头子’的丈夫身边

时，显出一副极力幸福的模样。我们经常骑马去参加舞会，那时，华盛顿将军就会扔掉大人物的身份，成为一个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朋友，有时他会显得十分鲁莽——那种鲁莽，亲呢，正是你和我所喜爱的。”

有一张纸条可称华盛顿“鲁莽”一的佐证——因为此事发生时马莎不在——纸条是写给一个漂亮的寡妇安妮丝·布丁纳特·斯托克顿的。她曾写过一首赞美他的颂诗，扭扭捏捏地请求他不要因此而怪罪于她。华盛顿回答说，如果她肯与他共进晚餐，“并经过适当的悔过程度，这种程序到时是会告诉你的，我将努力帮你赎回这些诗歌犯下的罪孽，免受炼狱之苦，”他甚至鼓励她多写诗，“您瞧，夫人，一经夏娃引诱了我们，而我们又已尝了那个禁果，那末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再控制我们的胃口了”此时战争正紧，而司令部却春意融融。正如信中提到的，漂亮的女人们乐意将身体奉献给担负着大任的华盛顿将军，帮助他解除军旅生活的疲劳。这种工作马莎一人是不行的，别忘了，华盛顿可是有名的“播多马科的种马”啊！

一次，副军需局长克来门特·比多上校举办了一次晚宴，起初气氛愉快。女士们都退下后，只剩下男人们一起喝酒时，麻烦便来了。军官们看到乔治·奥尼——一个文职粮秣员，他被认为是那种让军队挨饿的人物——在看他们喝酒时而有非难之色。照奥尼的妻子后来讲的是，军官们便“不礼貌地、丧失理性的灌醉他，用他们这种牲畜不如的行为来侮辱的人格。”奥尼于是逃到女人们那里去了。

华盛顿的参谋坦奇·蒂尔曼证实说，后来“有人建议去几个人要求他过来。而且，如果女士们拒绝将他交出的话，就强行把他带过来。”华盛顿自告奋勇带头去干这件事。他一本正经地走到隔壁提出请求，但被女士们拒绝了。